

王獨清著

前
後

世紀書局

前 後

王 獨 清 著

世 紀 書 局

1 9 2 8

前 後

前：信 札

敘 言

這兒收集着七篇信札和五篇講演，我把牠們分作前後兩部，

前部除了給法國朋友摩南的信以外，可以看出我從前的思想是怎樣的混亂：怎樣的不統一，怎樣的不得要領。後部完全是我方向轉變後的表現，雖然沒有深刻的見解，但總算是走上了唯一應該走的大道。

可以說，我是前後判若兩人了。

但是，這不但沒有甚麼羞恥，反而在我個人是一件很可欣喜的事。

我現在把我底前後曝露在這兒，希望還有抱着和我從前的態度一樣的朋友也趕快和我一樣的來轉變方向。

真的，朋友們！在這偉大的社會變革的時期，要使自己進步，先得使自己能前後判若兩人！

上海，四，六月，一九二八

目次

敘言	1
----	---

前：信札七篇

其一	1
其二	9
其三	39
其四	48
其五	67
其六	76
其七	85

後：講演五篇

街頭與案頭	95
西施	103
今後的文藝家	111
知道自己	121
五三	127

伯奇：

我連接到你兩封信，尙未曾正式答復。因爲我近來心境太不好了，把許多事都積起來，現在才覺得這是一種安於墮落的病的狀態，所以又捨棄了這種惰性纔勉強支持着繼續作事。

你第二封信問起我的思想，藝術觀；我覺得很合意，因爲我也早想把我的這些近狀告知你。只是想講的話太多了，在這里且拉雜的說個大概罷。

伯奇！我近來的思想大變了。——或者是進步了；或者深沉了。但都是我最近的境遇造成的。我自從到法國後，受了很大的痛苦，這個痛苦竟使我去向了向日虛浮，輕躁種種習氣；對於人生發了些覺醒；數年來的迷夢也漸漸有些解破底轉機。莊子說，“彼出於是，是亦因彼。”真不錯呀！

是的，人生處處是罪惡，處處是苦痛。但要知道，罪惡，苦痛都是催人努力的途徑。若沒有惡，便決沒有善；沒有苦，便沒有樂；沒有矛盾，便沒有徹底；沒有 Hesitancy，便沒有 Resolve。所以我們不要其當經過“不完全”時，忘了去求‘完全。’我更想勸告人們：不要以為犯了罪的身體走不到善的路上，便安於你的罪惡；不要以為受苦得不到結果，便輕棄你的苦痛！

伯奇！就據這幾句話，你大概可看出我的

思想變更底一斑了。我自有這個立脚地，似更明白了一切，我的藝術觀就是這思想底產兒。

我先批評一點別人底藝術。你來信說，“不過遊戲概念的學者，我終不滿意。”這話極是。我們先就日本底文學來說，像夏目漱石底“餘裕派的文學”那是決沒有甚麼價值的。怎樣說呢？我們既是人，當然就要造人生的文學。即如他在高濱虛子底雞頭序中宣言的“不觸着之小說，”無論很難做到，——就是他的“我是貓”又何當是完全不觸着的小說？——即純粹做到這等地步，不過是一種無用的作品；就是文筆再好，也不足以稱慕的。換言之：我以為就是他主張的“低徊趣味，”也只有“觸着”人生的小說才配有。他的餘裕派的文學，其實就是遊戲派的文學。所以到後來就有森鷗外那種優游好惰的文人出現，公然就有遊戲的小說以表明他的態度：他那

種“無論何事；都是遊戲，”超脫固然是超脫了，其奈忘了“作人”何？——故我們最當反對“遊戲概念的學者。”

我近讀了些詩集，最著名的如Lomartine, Verhaeren, Rostand, Maeterlinck 等，但他們的藝術都不能使我完全滿意…伯奇！你要笑我膽大麼？或者我是太狂妄了；不過我總覺得藝術不宜在“虛無”中去造，我們的實在生活已竟很夠用了。若是我們身邊的材料都不知去用，只在身外去尋藝術，不但徒勞無功，也未免太笨！再進一層說，藝術不專是人底娛樂品，是改造人生底工具；不專爲安慰人底目前，爲安慰人底前途，故我理想中的藝術，就是一個Important realty（切實）。詩更是不容易合這個理想的。但是，伯奇！你不要笑我膽大，我却很想作一個詩底改革家呢。

就以上的說法，可以得一個結論：人生就是再沒有希望，文學家也要努力去觸着他。換言之，就是人生已的確達到永井荷風冷笑底程度，我們也不要學森鷗外以游戲了之。藝術是人造的，是爲人而造的；若不以人底實在生活爲根據，只去賣弄神話，那不能算我們的藝術的。我前月也曾做了一篇長文談宗教，有五萬多字，歷言向來藝術之與宗教相關。本是想寄回國發表的，後來我的思想猝然一變，便把那篇文字燒了。（我這主張卻是未受別人一點影響，只就我個人研究所得而言）前者可用論語上晨門者的話“知其不可而爲之。”後者可用孔子的話“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我的主張於是可簡單的說出：

人生卽文學

切實卽藝術

伯奇！你或者疑我是住在法國，受了自然主義——Zolaism 底餘毒麼？這卻很不然，我對自然主義是深致不滿的。因為他只做了第一步；第二步他卻不知道。他只知道寫人間底痛苦；但是這些痛苦應該怎樣解決呢？難道我們只知了人間底痛苦，就算盡了責任麼？說到這里，我又可把我理想中之主張分解開說：

寫出人間底痛苦；掘出人間底真誠。

伯奇！這樣概念的文學你滿意麼？這種方法的藝術你以為要得麼？

我最近有一首長詩“支那”，茲寄與你，你若可以，便送給“創造”擴充篇幅去罷。

你來信又說到翻譯，我對於國內現在零碎發表的翻譯，都深致不滿，因為他們都把“直譯”當作“鈔字典”了。原來東西文體組織不同，若順着原文的字照錄譯出，必不能懂，這種不能懂的

翻譯，對於原作者是負大罪的。因為不能傳佈他的藝術，反連他的原意都消滅了。我曾見有人譯 Paul Verlaine 底“秋歌”(Chanson d'automne) 已發表，我實不敢恭維。這首詩本是“Poèmes Saturniens”中有名的短詩，惜乎被他譯壞了！並且第一句就譯錯了：我現在且把我譯的這首詩鈔出來給你看：

秋 歌

秋日提琴底長歎的聲音
用疲倦的單調，刺傷我心。

鐘鳴時一切暗澹而窒息，
我回思往日，我潛然出涕。

我置身於我的狂風之中，

好像死葉一樣，忽西忽東。

伯奇！你覺得這首詩譯的如何？我近來雜譯的詩已不下二百首。現在不能多說了，以後再說罷。我寫到這里，忽想起沫若曾說，詩底生命，全在牠那種不可把捉之風韻，所以我想譯詩的手腕於直譯意譯之外，當得有種“風韻譯”。這話不錯。他的翻譯確是成功的。

獨清

一三，十二月，一九二一

伯奇：

我自接你在去年寫給我的信後，直到今日
尚未答你，實在問心不過，現在且和你稍微一談
罷。

“生之不安與愛之痛苦，”你以我底境遇與
性格這樣推測；你又自信你能了解我：伯奇，我
讀了由你底手中寫出的這幾句話，我便毫不遲
延地慨然承認了。我到法國以後的生活，伯奇，

我望你不要問我，因為我實在不知道怎樣來答你！我覺得我不是個人，是的，那麼就是個罪人！我在頹廢的生活中每每發着癡想，想有那當mephistopheles 埋 Faust 時天上所喊的“這個是過去”的聲音來向着我，後來索性自己喊着給自己聽，但是一天一天地這樣挨過，今日是過去，明日又是過去，終不見有新的拯救……

這去年為止的已往之生活，說來只令我身上起些瘡孽。但是，伯奇，現在那確是過去了。去年你所稱的那離奇浪漫的事就是那段生活的epilogue。唉，過去！我底心血與眼淚浸染的過去！我不敢怨人，我只回頭向着這條來路上尋些我罪惡的遺痕裝點我生命上底污色罷！盧梭在他底“La Nouvelle Heloise”中曾說自殺是從壓迫之下以求己身解脫，決不是不合理與不自然。我最痛苦時的感想也是如此。disillusionment